

卷四

快心編初集卷之一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第一回
凌羽化旅中囑子

石珮珩深院報讐

豪傑安論富與貧

一番磨鍊一番新

舟陽市上吹簫客

就是吳飛柱石臣

這四詩是全篇意旨。講那英雄豪傑隨地而生。不論富家。若自能振拔。定轉貧為富。轉賤為貴。其原處

書名 快心編初集五卷二集五卷三集六卷 清課花書屋刊本
撰者 清 天花才子 撰，清 四橋居士 評點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7
編號 D8653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快心編初集五卷二集五卷三集六卷 清課花書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快心編

第一回



來拜復不遇此又好事多磨寫

快心編初集卷之四

第七回

訴衷情蘭英傳簡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論佛法見性崇儒

詞曰

世上無過情作主。色卽是空成妄語。請看人死尚
留名。皆實據。空何許。故滅天真徒自苦。願把衷
情輕一吐。那得知心堪作侶。相思纔是用心誠。威
難禦。險難阻。拚得題詞教寄與。

右調天仙子

話說山鰲去拜李績。不得相會。好生悶悶。又颺不下樓上

美人復走入園中來。正到假山邊。只見一人在樹影下冉冉而至。山鰲反吃一驚。定睛一看。原來是一個女子。心下一想。此園中別無他路。一定是李小姐家裡的使女。便迎上前道。小娘子是誰家宅眷。只見那女子倒退一步道。侍兒是李家的。山鰲道。莫不是寓在隔園按察李家麼。女子道。正是。山鰲聽說不勝大喜。連忙作揖。那女子也還了一禮。你道這女子生得如何。恁麼裝束。有卜算子一詞爲証。眉點遠山輕。髻縮烏雲髀。秋水凝眸玉作肌。腰只些兒可。翠袖曳春情。蓮步趨停妥。肯令常人半面窺。憐惜偏歸我。

且道這女子是誰。就是蘭英妮子。山鰲心下暗道。有這般標緻的侍兒。所以有那等絕色的小姐。因問道。既是李家小娘子。到此何幹。蘭英道。這邊有千葉緋桃。特來折取一枝。乞相公讓路。山鰲指着桃花道。那便是千葉緋桃。只可惜多有些凋殘了。小生書齋中現有瓶中養着的。尚是含蕊。願送與小娘子。可同小生來取去。蘭英道。相公所好。豈有取去之理。待我胡亂折一枝罷。山鰲道。樹上凋殘的多。折下無益。桃花小事。何出此言。小娘子你隨我來。蘭英道。既承美意。就在此相候取來罷。山鰲道。小娘子忒殺古怪。小生書齋就在前面。舉足便到。想是小娘子貴步。不輕易。

到小生做寓廡。蘭英道：不是這般說。侍兒與相公從不識面。又非親故。不敢造次唐突。山鰲道：原來小娘子不知就裡。須與小娘子說知。小生南直揚州人氏。姓山名鰲。我家先君與你家老爺是會榜同年。豈無一脉年誼。昨日有帖來拜你家老爺。却值你家老爺有貴恙。不得拜會。中心甚是歉然。幸小娘子到來。正要動問你家老爺向來起居。何必見拒。若此。蘭英暗想：昨日上午春香果將一個名帖傳進。老爺曾問說山相公作寓何處。莫非就是此生。既然他說與老爺有年誼。我且去。他書齋看。他有何話說。便道侍兒不知。山相公與家老爺有舊語。言冒犯望乞寬恕。卽走。

近前來。山鰲見他走來。心下好生歡喜。便在前引路。轉灣抹角。到印心齋裡。柳俊在那廂晒理被褥。山鰲也不暇顧。得重向蘭英一揖。便叫蘭英坐。蘭英道：山相公在上。侍兒怎敢放肆。再三不肯。山鰲乃立着說道：你家老爺回家爲何久寓于此。蘭英道：這兩日原欲起程。因老爺感冒風寒。未經脫體。因此尚未擇日。昨日山相公來看。便有失迎接了。山鰲腹裡尋思：這使女說話甚是溫雅妥當。想見他小姐自然知書識字。便道：你家老爺高壽幾何。蘭英道：將近六十歲。山鰲道：老夫人呢。蘭英道：老夫人去世多年了。山鰲道：有幾位相公。蘭英道：我家老爺並無相公。止有一位。

小姐山鰲道我曾聞人說來你家老爺有位小姐知書識字。不知可有是說否。蘭英道相公住居揚州。我家住在北直隔了數千里路。却從何處聞人傳說。山鰲道。豈是有人傳說。不是講謊。蘭英道。若道我家小姐時。古來書籍總都看過。詩文一道也自留心。何在知書識字。便道我家小姐能處山鰲猛然會意。便去拜匣裡取出那詞箋道。原來如此。小生雖承詩書之後。却于字義未能通曉。嘗檢得難字一紙。欲請教高明。未得其便。你家小姐既然如此淹博。煩喚小娘子帶回。求你家小姐逐字註釋。再煩擲還。感激不淺。蘭英道。侍兒素不識字。不知山相公寫些什麼。不便帶

去。恐小姐嗔怪。山鰲道。這是斯文一脈。有何不便。不過寫幾個難字。却是寫什麼來。便將詞箋放在桌子上。又向瓶中取出桃花。也放在桌子上。道。敢煩小娘子帶去。不必推却。蘭英拿了桃花。把詞箋亦捏在手。道。既承山相公送花。只索將這幅字紙去。山鰲見他一總拿了。不勝大喜。道。千萬求你家小姐音註。過即便見還。感謝不淺。蘭英也謝了一聲。便走出書齋。從迴廊過去。山鰲遠遠跟着。直送到假山邊。看他掩上角門。方走回來。心上喜個不了。乃對柳俊說道。何意今日却有這般機會。柳俊笑道。我看這個女子着實了得。方纔相公道。聞人傳說。你家小姐知書識字。他

便劈頭一駁。叫我也竟難回答。虧得相公支飾對付。山鰲也喜道。好一個聰明靈巧女子。真正可愛。柳俊道。只這侍兒相貌。已着實足觀。相公前日見他小姐。自然登峰造頂的了。山鰲笑道。我說你也是多情之人。果然今日見了這一個女子。你也贊他好處了。柳俊也笑將起來。乃道。這幅紙上。不是什麼難字。是相公前日做下的詞兒。其中意思。小人也有些曉得。倘李小姐看了。責備那妮子。妄傳書簡。或與李老爺說知。萬一發怒。把這女子難爲起來。那時相公。却是何以爲情。山鰲道。你不曉得。大凡人家上流品的女子。有三等。有一等老實的。不會弄月吟風。也不會喬裝身

分。一味存其素性。株守羅幃。這等女子。若見有人挑逗他。也只付之不理。竟像沒有這件事的。那人也索丟開着手。絕了念頭。有一等心性聰明。見頭知尾的。滿腹裡要人曉得。他才貌又偏做出假道學事來。若見有人慕他才色。他又會故意聲張。或是與父母說知。或是將婢妾拷問。這等原至決撒了。有一等天生艷質。絕世聰明。性格溫柔。出言和雅。持身如玉。而對景未免傷情。素性憐才。而非禮實難冒犯。這等女子。若偶逢書。馱銅臭。俗子鄙夫。自然以不見爲幸。若遇了天生情種。果然的語言有味。丰采不凡。偶一關情。不勝繾綣。于春之日。冬之夜。綠槐蟬靜。白露鴻哀。觸

緒樂懷。率多惆悵。不免寫心翰墨。託意咏歌。我輩鍾情。自
爲傾倒。不比假道學的。抹殺風流。亦不比無見識的。不知
憐惜。我看李小姐。定是這一等人。料無他慮。柳俊道。相公
不過暫一過目。何以便曉得他底裡。山鰲道。就在那一時
看出。若是那等招搖的。見了我時。一定時時在樓上張探。
或故意吟詩誦句。賣弄精神。這李小姐。自一見之後。却如
石沉大海。踪影全無。定非招搖無忌之輩。若是那等老實
的。不曉得怨紅啼綠。那眉宇間。定多沾滯。我看這李小姐
眉目。另有一種神情。超越奪目。驚人。豈是那等漠然無識。
方纔那女子說。古來書籍無不看過。定是天生艷質。絕世
聰明。見我此詞。豈無酬答。決不與乃父說知。也不責備這
妮子。我所以料無他慮。故敢逕行。柳俊聽說。不勝嘆服。有
臨江仙一詞爲証。

識鑿不須煩月旦。聰明定賦多情。文心如髮料傾
城。俊眸應不爽。綺語已先評。秀慧旣從簾底覷。
張郎自識崔鶯。可憐春色。圖書生。有心窺繡幌。無
意對青燈。

且說蘭英取了桃花。走上樓來。麗娟看了。果然天艷可愛。
蘭英取瓶盛水。將花養着。方說道。却有一椿好笑。爭與小
姐說知。麗娟道。爲什麼來。蘭英道。蘭英走過角門去。正到

假山邊只見一個少年走來與蘭英正打個照面麗娟道
那少年何人蘭英便把少年如何自通名姓如何說與老
爺有年誼如何來拜不遇如何求註釋難字及送花的始
末細說了一遍麗娟一頭聽說一頭腹裡轉念原來此生
姓山名鰲昨日春香了頭傳進一個帖來上寫着年姪山
鰲一定是前日隔牆所見的那人了便道怪不道你去了
許久原來遇着此生但是內言不出外庭你怎麼說我遍
覽書籍並不該拿他的字紙來設使有人曉得甚為不便
如今字紙在那裡且拿來我看口中是這等說心上已了
了明白一定是山鰲做的什麼詩詞在蘭英面前不便實

說故託言難字蘭英從袖裡取出遞與麗娟道蘭英見那
山相公送了花又說與老爺有年誼因而敢將這字帶來
麗娟展開一看却是一幅花樣錦箋上面果寫着一首詞
句調寄鵲橋仙詞曰

夕陽明媚綠窓雲淨人面桃花相映桃花曾解笑
春風試並立輸渠丰韻卿心堪覩我心堪印魚

雁無由傳命嫦娥應愛少年郎却自愧緣慳難近
麗娟看畢良久道那書生與你時更有何人在彼蘭英道
有一個少年也與山相公形神相似却是下人打扮想是
這山相公的小廝了麗娟口中不說心上思量這書生才

貌相當。定成佳士。只可惜天各一方。無緣作合。因把這幅詞箋。只管看着。沉吟不語。蘭英見紙上一行一行的寫着。料非逐段註釋的難字。又見小姐如此沉吟模樣。豈不明白。便道。那山相公說求小姐音註了。就要還他。小姐爲何只管看了去。麗娟道。這難字。我也有些不識。待我慢慢的查出方好音註。不然寫錯了。被他笑話。蘭英見說。便有事下樓去了。麗娟藏過詞箋。到父親處陪吃午飯。過復身到樓上。尋思。此書生將這詞來。我若也作一詞。相答。便是涉于非禮。豈有閨中女子與外人唱和。若就將原詞還他。他便要笑我無才。若竟不理他。又道我是無情蠢物。如何是

好。左思右想。嘆一口氣道。此生既是樵紳後裔。又如此內外皆優。將來料非長貧賤者。我與他見此一面。也是夙世前緣。縱有話柄。也拚爲此生擔受。便取一幅花箋。也寫一首詞。調寫完。念了兩遍。暗道。我是這等說。不知緣分如何。到頭來可能如願。只見蘭英送茶上樓。便將詞箋摺好。對蘭英說道。我已音註在此。你將去還那書生。再不可又傳什麼來。我便要對老爺說知。取罪未便。蘭英接了道。小姐分付蘭英自理會得。麗娟道。你一去就來。不要似前番延緩。蘭英看了箋紙。道。小姐這不是那山相公的原紙。小姐爲何又換了他的。他若見換了。定向蘭英絮荅。我須不好

送去。麗娟見蘭英光景已是有識破。欲要託故掩飾。恐怕一發露了馬脚。反被他笑話。倒不如與他說明。料也決不負我。因道。我向有一事在心。未經與你細說。遂把隔牆有人吟詩。開窗看見了這個書生。彼箋上所作之詞。我今答詞之意。一一細說道。我與你雖名分上下。親勝同胞。我此一點血心。唯你深知。就裡萬萬不可他露。累我終身。蘭英道。小姐不與說。知蘭英已有些覺着。既蒙小姐擡舉。蘭英自非禽獸。怎敢負義忘恩。便取了詞箋。下樓。麗娟又叮囑道。你一去。卽來。莫被他人看見。蘭英道。不須小姐分付。蘭英自理會得。下了樓。開了角門。走過園來。且說山鰲既

將詞箋與李家侍兒拿去。唯恐侍兒不敢傳遞。又恐李小姐輕薄。心上狐疑不定。就像熱鍋上螞蟻。走到園中。又走到書齋裡。立不住坐不定。經梭般兩頭亂竄。柳俊道。相公料定決有回音。如今只管躁他怎麼。不如還去假山邊候着。看個動靜。山鰲依言便去。假山邊石巖下坐地。不轉睛看着角門。坐了好一回。猛聽得角門一聲開响。走出一個人來。定睛看時。不是別人。就是傳詞箋去的妮子。山鰲一見喜得神魂不定。忙起身相迎。只見蘭英將一摺紙兒放在石臺上。說道。我家小姐已音註了。請相公細心會意。說罷。隨卽走進關上角門。山鰲不及說話。連多謝兩字都沒

有說。心上還疑這妮子過于稱譽。未必這李小姐才學何如。直待取箋紙在手。急急展開一看。只見也寫着一首詞。子調寄訴衷情近。其詞曰。

東風澹蕩。偏覺愁添胸臆。淒涼未識。王孫寂寞。滿簾風月。一見丰神秀異。玉樹朝霞。定是蟾宮客。

情默默。何幸得傳消息。韶華易邁。那更天涯隔緣。如今消磨黃卷青燈。竚望名題金闕。全仗冰人說。山鰲看罷。不勝大喜。暗道果然有這般妙才。豈不教人想慕。方纔這侍兒說叫我細心會意。一定這李小姐與他說知了。如何再得這侍兒來。免他細傳衷曲。卽走回齋裡坐。

地把詞箋攤在面前。念了又念。却值柳俊走來。乃對柳俊道。我料這李小姐決不是尋常女子。漠然無情之輩。必有詞章酬答。果叫那侍兒送將來了。柳俊道。寫些什麼在上。山鰲道。我念你聽。因將詞念了一遍。柳俊道。李小姐要相公掙扎功名。央媒去說。這一種憐才愛慕之心。相公不可有負。山鰲因腹裡轉念。古來女子有貌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未必有德。今看這李小姐有貌如彼。有才如此。又竟肯輸心傾慕。願託終身。却以功名大義激勵我。毫無一語涉及非禮。真是此人此德。世不常有。若得與他結爲夫婦。豈非人生快意之事。但我兩人天各一方。南北間阻。半面初

窺于簾幙。此心便託于絲蘿。只恐我緣分淺薄。未必天從人願。又一轉念道。他旣情深。片紙我豈可不輟轉求之。天涯海角。卽一見亦是前緣。想到頭來。或能成就。不然老蒼何以使我兩人相遇。此地因而磨墨杼毫。于李小姐詞後和韻一首。以爲他日之讖。詞曰

消愁賴酒。有酒未舒胸臆。情多自是愁多。忍負一庭花月。有日藍橋赴約。倚玉偎香。煞是風流客。難默默。青鳥得傳消息。人果相思。室遠何曾隔。姻緣合。家庭琴瑟和調。勝似名題金闕。謾把衷情說。不表山鰲將詞箋如珍如寶。貼身藏過。且說蘭英關上角。

門。上樓回覆麗娟道。那山相公却呆坐在假山邊。蘭英放了詞箋。卽走回來。他也不曾話什麼。麗娟終是女孩兒家。心上有些恍恍惚惚。出神呆想。你道他呆想些什麼。只爲着這個山鰲不知。可是個真正有情的人。倘或是那班油唇花嘴的。一得此詞。傳爲話柄。却不被人恥笑。方纔雖說拚爲此生。膽受。然終是玷累終身。若果是有情有義的。見我詞中之意。奮志功名。博得一第。便央媒來說。料我爹爹見此生才貌可觀。決無嫌棄。那時我也得終身有託。也可掩却今日酬和之羞。只不知緣分如何。可能夠天從人願。又想卽此生果有深情。又未知他功名遲早。倘他來已後

時我爹爹別有所擇。今日之意原屬空言。一種篤摯衷懷歸于無用。豈不可惜。正自腹裡胡思亂想。只見了鬟來請道老爺請小姐說話。麗娟慌忙下樓到花所裡。李績道前日那醫生說第一要避風為主。此處四面洞達。常常有風吹入。甚是不妥。不如移牀在樓上睡好。再消停幾天。待我身子全愈也好回家。麗娟道這所裡四面皆窓。自然有賊風侵入。孩兒正有此意。當下便同父親上樓。家人即將牀帳移到樓上。父女二人說些閒話。一面打點起身。却說山鰲到假山邊探听。隔園動靜。只聞得樓上有多人聲音。且有男人咳嗽聲響。不便上假山張望。一連伺候了兩日。見

樓窓緊閉。並不推開。鎮日無聊悶悶不樂。柳俊乃開言道。

相公當初要進京。雖為避禍也。原為求取功名以圖光前。啟後不意一寓此地。情為物染。把進取的念頭竟冷落了。相公還該念功名為重。擇日起程。不知相公意下如何。山鰲道功名二字。我豈一日忘之。但李小姐用心殊切。我所以身心牽繫。不忍遽離。聊為遲滯耳。柳俊道李小姐詞中之意。相公豈不領會。如今在此也無益于事。李老爺家在涿州。却也離京不遠。相公若一舉成名。那時央媒去求親。李老爺見相公這般人品才學。無有不允之理。況且久居此寺。那些勢利和尚。見相公悠悠忽忽。不曉得相公心上

有事。只道相公是一個混帳人。便要起厭倦心腸的。山鰲道。你話大是有理。但我心上甚是鬱結。如何是好。柳俊道。心上鬱結。只消排遣。他纔是。山鰲道。却是如何排遣。言未畢。只見覺性走來相見。坐下。山鰲道。老師連日匆忙。今日何以閒暇到此。覺性道。早上有一檀越相約。午後要去拜望一位當道。故此等候。他未曾出門。方纔獨坐無聊。特來與山相公閒話。山鰲笑道。原來如此。覺性道。昨日貧僧問李老爺的管家。他說老爺身體未經全愈。尚有些怕風。總不見客。且停兩天。貧僧再倍山相公過去奉拜。山鰲道。這一個自然覺性道。山相公爲何面帶憂容。莫不爲客邊寂寞。

山鰲道。有一事繫心。是以不樂。小生久停寶刹。作踐道場。甚覺不安。欲于勝地散心。幾日以圖北上。不知貴府何地可游。覺性道。山相公要登臨勝地散心。却有一個去處。離城二十餘里。有一座法華山。向來傳說係西嶽華山傳脈。後來改名甌山。山下有一座大叢林。叫做瑞光寺。山上有瑞光大景寺。裡有許多樓閣堂院。這是做地最妙的所在。山鰲道。這六景願聞其詳。覺性道。是古松石壁。仙洞香溪。雲峰雪嶺。山鰲道。既然有這所在。只索去走一遭。但是路徑不識。老師可能同往。覺性道。那寺中住持法號見性。就是貧僧師兄。若山相公要去時。貧僧是不能奉陪。着一小

徒陪去。何如山鰲道。極妙。明日絕早便行。覺性道。路道頗近。早晨去了。這般日長天氣。滿山遊玩。過抵暮便可回來。山鰲對柳俊說道。你明日須早起來做飯。柳俊答應了。覺性卽別去。柳俊道。相公明日去瑞光寺回來。擇何日起程。山鰲道。明日是不消說去不成。後日要去拜李老爺。料他病也自然好了。相會過晚上。你便收拾行李。就准大後日起程罷。柳俊道。明日相公去。柳俊可要隨去。山鰲道。有多遠的路。隨去做什麼。你只在寓內存着罷。可先去打听李老爺會客。不會客。以便後日拜他。看看到夜收拾夜飯吃。過睡覺。明日起來。柳俊真個絕早做了飯。又去知會了覺

性。覺性便令小徒慧觀來與山鰲相見。山鰲道。小生備下的是素飯。就請師父吃了同去。原來大叢林飯食規矩。有定數。一日四餐。並不敢先後私下吃食。除非是有客來不拘時候。住持分付。或備飯。或留點那庫記。方敢去支付。厨頭典座。方敢去整理。然也只是住持。或知賓監院等方可陪得。其餘都不敢來攬越的。這日山鰲做得飯早。寺裡早膳尚未打報食鐘。慧觀只得吃了山鰲的飯。吃畢。柳俊便去備馬。山鰲道。小生有馬在此。不知師父是步行。還是乘騎。慧觀道。敝地風俗。都是騎的牲口。小菴槽上也有幾個。原是備遠行的。山鰲道。如此極妙。慧觀道。管家可同去麼。

山鰲道路道頗近。又有了牲口。一日就回不消他去。慧觀道。若是這般小僧去稟知師太。着一行童隨着去。也可照顧牲口。山鰲道。如此更妙。就煩師父喚來。也等他吃了飯去。慧觀答應去了。移時同一行童來。柳俊與飯。行童吃畢。慧觀便扯了馬來。山鰲便將衣囊中初夏服色穿着好了。柳俊與行童各先牽馬在山門下。山鰲與慧觀隨後走到。覺性也來相送道。本該貧僧執鞭。今不得奉陪。有罪有罪。山鰲便同慧觀上馬。行童隨着柳俊道。相公早些回來。山鰲把頭點點。一路出了東關。迤邐望法華山來。二人在路閒話山川風土。這慧觀與覺性係是師徒聲口。竟有些彷彿。

一般會說東道西。不多時望見了瑞光寺。慧觀指着道。山相公你看這山也生得好。兩傍山勢環抱。中間藏着這一所菴院。茂林脩竹。瑞氣籠蔥。信是福地。山鰲笑道。向來說天下名山僧估多。這般所在都被你僧家估去了。慧觀也笑。不片刻已到山門下。二人都下了馬。行童一總牽着。慧觀道。小僧先去報知好來迎接。便先進去了。山鰲一路觀看慢慢的走進過了金剛殿前殿。到佛殿庭心裡。只見一個老僧在前。慧觀在後。忙趨出來。向山鰲拱手。慧觀道。山相公這位便是師伯見性長老。山鰲也拱了手上殿相見。山鰲道。久仰長老道德清高。幸得拜識。見性道。不知山

相公降重。有失遠迎。便拱山鰲走進。過了重樓疊閣。纔到方丈裡。分賓主坐下。一面喚侍者看茶。見性道。適纔慧觀說山相公寓在覺性師弟處。却有幾天了。山鰲道。已及半月。見性道。尊府是維揚爲何事經過。做地山鰲道。有一位故舊在朝。要進京會晤。故從貴地經過。見性道。尊大人老爺官居何職。山鰲道。先君作郡會稽。見性道。山相公英姿煥發。決爲大朝名器。何意僻地荒菴。得臨玉趾。山鰲也稱敘一回。只見行童擺上素點。見性同慧觀陪着。山鰲吃過。便引到各處隨喜。果然好一座大寺院。但見

浮屠高聳。直矗青霄。禪舍參差。連延大地。背山面

水。森森喬木。蔭平原。負麓環谿。蔚蔚芳叢。迷野

石。泉頻滴。管聞清淨之音。山鳥時鳴。愈見幽深之

趣。規模宏壯。布致蕭疎。殿閣旣多。堂樓亦衆。金剛

殿。天王殿。大悲殿。萬佛殿。彌陀殿。大雄寶殿。殿

莊嚴。一指堂。萬行堂。參禪堂。捷悟堂。梵天堂。無量

禪堂。堂堂清曠。閣則有祖師閣。伽藍閣。萬壽閣。菩

提閣。毘盧閣。樓則有白衣樓。藏經樓。夙契樓。證禪

樓。四宜樓。更有那雨花臺。講經亭。奧理宣揚。可比

那術動點頭。頑石再有這鎮神關。鍊魔室。圓明持

念。真個要鍊成不壞金身。磬韻悠揚。與梵聲而齊。

和香烟繚繞同瑞靄以氤氳。花開見佛蓮座內一
現如來。返照內光蒲團上苦脩和尚。客寮賓舍處
處有行童。掃地烹茶。方丈法堂在在。列侍者添香
剪燭。過去似乎無路。斜屏曲檻。忽然別有洞天。行
來若到盡頭。短牖長廊。驀地又開生面。空義微茫
不測。果如是深沉。梵宇有神通。僧家機械難知。却
全類幽渺禪房。多鬼域。

山鰲在寺裡閒玩多時。用過了飯。見性便引到山上來看
那六處古蹟。只見那古松似虬龍百丈。石巖如峭壁千尋。
玉洞臨羽化之僊。谿澗毓靈芝之瑞。雲峰凌漢雪嶺橫空。

有往來名公大老。題咏頗多。山鰲觀之不足玩之有餘。走
下山來。日已西垂。見性又備下素點。吃了。山鰲對慧觀道。
日色已西入城。恐後。慧觀道。長老意欲留山相公清話一
宵。畧盡地主之意。况此時入城不及。不如俯允了罷。見性
道。敝地雖屬蠢陋。老僧頗知斯文。一年亦曾忝列巒序。只
因棘闈屢戰不利。自恨命薄。遂投入空門。今見山相公此
納風流。使老僧追想惜年。好生企慕。山鰲打一恭道。原來
是前輩小生。不知失敬。失敬。見性道。山相公此時進城。真
個不及了。便與老僧抵足一宵。何如山鰲見老僧誠意相
留。又見他一味真率。並不會虛言誑誕也。並沒有那釋氏

的惡腔套。又想入城已晚。便只得住下。慧觀自畔行童去。喂理牲口。見性便叫小沙彌。插了一壺酒。着令暖來。山鰲道。長老吃酒的麼。見性道。老僧自做和尚。此酒再也少不得。山鰲道。佛云五戒。長老若是吃酒。便是破戒了。見性道。不是這般設。因果經上云。阿難有疾。如來許其食石首魚。四兩。難道這也是破戒。佛戒酒之故。只因酒能亂性。便滅真如。正不知此等戒。都爲庸愚而設。假如有等豪傑英俊。豈因爲着酒。便至亂性的。古人有云。山中岑寂。聊以養和。少飲亦能長血養神。老僧年老了。筋骨崛強。不能隨心運用。每藉此酒。便覺舒暢。然而也不多飲。山鰲點頭道。是見

性道。山相公萍水之遇。老僧便認爲知己。若不厭煩。老僧把少年事畧爲山相公一述。何如山鰲道。願聞。見性道。老僧少年好飲。負氣每從狹邪游。以氣凌人。未嘗受屈。後想人生世上。當進圖功名。致君澤民。展我胸中才學。豈宜悠悠忽忽。無補于世。因卽折節下帷。讀書三年。二十歲便得入學。潛心玩味。自謂一出必成。滿望在仕途上大展一番經濟。不料命運不齊。屢試不第。因盡焚筆硯。涉歷江湖。好交游豪俠之士。凡屬皓首窮經。青年閉戶拈髭吟咏。搖首吟晤等輩。皆爲老僧所不取。每日揮金結客。馳馬試劍。效劇孟爲人。亦嘗挾策上干當道。俱以不合見遣。同輩相弔。

未嘗不扼腕浩嘆。及後翻然有感。慨古來賢愚窮達同此一坵。蓋世功名不能長享。因而皈依釋氏。養成天真。至今年已老矣。志已衰矣。富貴利欲毫不經心。離合悲歡總無着處。嘗記得劉彥先有詞一闋。却與老僧履歷相同。山齋道巖壑之內。不乏英材。適聞長老所言。真是儒門淡薄。收羅不得。劉彥先是何時人所題。何詞長老一總記得。麼見性道這劉彥先是宋時人。少年自負俊才。老來訖不得志。嘗宿武林天慶寺中。因夜雨。妻其與衲子說古今興廢事。慨然有感。作虞美人一詞。自敘梗槩。老僧一總記得。因卽念詞云。

少年聽雨青樓上。銀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天濶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心。一任窓前。點滴到天明。見性念罷。山齋道移。時事改零落。一身飄泊。江湖往往託筆墨。自遣然悲歡離合。豈總無心。祇緣涉歷紛繁。不覺銷磨血性耳。見性點頭道。山相公言語大有理致。只見小沙彌盪了酒來。擺上幾碟素菜。幾盤果子。見性拱山齋上坐。自己對面坐下。慧觀旁坐。慧觀不吃酒。見性自執壺與山齋一邊飲酒。一邊問荅。山齋道。長老自己飲酒。倘合寺僧衆都要做效。將如何禁止。見性道。寺內僧人五十以外會。

飲酒的許他畧吃幾杯。若有因酒生事的。便逐出在外。不許容留。本寺五十以內。一槩不許。山鰲笑道。長老可謂情法兩到。移時天黑。掌上燈來。見性見山鰲。酒量頗佳。又今沙彌暖酒伺候。山鰲道。長老少年貫通。今古博涉。群書今在佛門。自能探其奧義。悟徹菩提。究竟其理何似。見性道。夫子立教。至正至大。自生民以來。莫敢出其右者。如來立法。教人原未嘗離却孝弟也。與聖人之道相合。山鰲道。夫子之教。以實釋氏之教。以空。彼所謂六根聲香味色。皆當削除。此便有些不合了。見性道。遇境卽過。毫不染着。我此心虛靈不昧。自無外物混淆。其中聖人教人。虛心應物。卽

釋氏教人。削除妄想。妄想不除。則觸事不得空。心若不虛。則物來不能應。兩教固同。原無不合。山鰲道。我今見世上畧有些小才的僧人。往往自號爲善知識。作禪偈語錄。多求空理。這些僧人。可能體貼得空字麼。見性搖頭道。大不然。這空字。造詣最難。不是一毫不染的。也不曉得這個空字。若有所爲。而說空。若有所見。而求空。這都是磨鏡待影。澄水待光。終不是真空面目。那真空的體。如槁木死灰。用似止水明鏡。不加造作。自有真如。雖美色煥麗。我目中未嘗見一毫美色。雖鼓樂迭奏。我耳中未嘗聞一毫音樂。蘭麝過鼻。未嘗覺其香。珍饈入口。未嘗知其味。其他富貴利

達飲食男女無不皆然。這總是真空。一毫不染。若說如今這些小有才的僧人。那裡曉得山鰲道。悟得徹然後捉得定。若悟不徹。何以知空。見性道。悟有兩樣。有一樣真悟。有一樣假悟。山鰲道。怎麼有假悟。見性道。朱夫子云。一旦豁然貫通。是從性天上來的。這便是真悟。若或故為俯首低眉。或故作合掌入定。或故裝發狂號叫。或故將酒肉混雜。此等做作。皆是蠢僧人。以為奇特。誇炫于人。于實悟一無所有。若實悟的。于日用家常之間。無非是道。何必做出這等樣子。便非真參實悟矣。昔蘇東坡攜琴操遊西湖。東坡謂琴操云。湖中景態萬殊。何以收其大概。琴操荅道。落霞

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東坡喜其有似禪機。因道人言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當知景中有人。人中有景。試說景中之人。何似琴操道。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東坡又問人中景。當復如何。又荅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東坡云。到後來究竟若何。琴操荅道。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當時自言自悟。卽自削髮為尼。這般悟。便是從性靈上來的。如趙州等云。乾屎橛。火中蓮。等語。皆故為奇特之說。以惑世誣民耳。在趙州等。固算悟得禪機。若初來參荅者。聞此等語。本不知其中。有趙州。胡盧提。竟叫參荅着了。每每自以為是。誇炫于人。

便做出俯首低眉。合掌入定之狀。究竟于實際工夫絕無一毫着力。所以老僧說有一樣假悟。蓋爲此也。山蒼鼓掌道。長老說得痛快。如香巖因磚擊竹而悟。仰山因見桃花而悟。此等皆有真實學問。平昔涵養。既到一旦。忽然發發。不取言詮。自歸靜證。至神會禪師。始上堂示衆。嗣後分宗列派。甚至一語一言。莫不組章繪句。卽今持拂執塵。擊磬搖鈴拍板。門槌頂門棒喝。直是戲場傀儡。豈能洞悉真參。長老所言。足懲其弊。見性道如今世上。坐方丈法堂的那一個。像得僧人一味貪財好色。沽名釣譽。何嘗體貼佛理。黑頭道做和尚的。出了家。便不宜在世上碌碌營求。

當藏深山窮谷中。脩行本性。所以釋氏說個出世。若還在世上。圖衣食。邀名譽。使勢利。一味欺世盜名。便不是如來遺教。成得怎麼出家的人。況且還有等專以做家爲事。借端募化。盤放生財。以壓居息口腹之慾。遺貲可庇數代孫徒。舉世無知之人。還贊其善于成業。這等更爲可惡。如今日這些僧人。筆下畧有些文理。胡謔得兩句詩。寫得兩個字。便認真自己是個善知識。以此誑騙財物。招搖富貴之家。愚夫蠢婦。奉爲神明。他公然直受毫不動念。更有無知癡愚。養在家中。還美其名曰供養。養父母。反不能如此。我不知這班人肺腑。有何意見。這等人以爲齋僧佞佛。便是

脩行向善了。正不知夫子之道。件件從仁義發出。依乎天理。合乎人情。原未嘗叫人爲惡。只要把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個字。時時體貼。不要忘了。便是個善人君子。今有等妄謂脩行邀福之人。把這八個字全然忘却。單去佞佛脩齋。布施僧人。親族知交。疾首號呼。求其一文。而不可得。更有賤削貧人有限之資。以填僧人無底之壑。我不知這般人的性情。直恁顛倒。雖說疾好。不出惡言。然見了這般人。憑你極有涵養之人。也須極其痛罵。猶未足洩人公忿。我不知天地生人。何以偏生出這等人。敗壞了天理。我亦知這般人意見。端乎爲己。以爲佞佛齋僧。便得來世富貴。正

不知大節有虧。小行不錄。若能把以上八個字。時時體貼。自無事不由道理。既無事不由道理。自無事不善矣。什麼叫做爲聖爲賢。卽此便是爲聖賢的根基。什麼叫做成仙成佛。卽此便登仙佛境界。以聖賢仙佛自居。較之僅得區區富貴。不啻霄壤。這般無知之人。不知大義。以聖人之教。爲高遠難臻。惑溺釋氏捷徑。却去佞佛齋僧。但求福利。究竟有何用處。所以朱太子有詩三十首。其第十六首論西方緣業。有云。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躡彼榛棘途。真是這般無知之人。妄見膠固迷而不拔。若見有人從正理做事。不信邪說。反要笑他假道學。這是天下最

不明之事。即使佛果有靈。見此輩方將降罰。何暇降福。况且要求福底。豈是諂佞得來的。譬如一個正直官長。要求他照拂。難道把他官銜名號。只管念見了他。只管拜那官長。便來照拂不成。你平昔奸貪詭詐。總不要管麼。要求佛福底。而先存諂佞之心。其心先不正了。心既不正。佛豈來應你之求。見性擊節歡喜道。山相公見得極透佛。所以教人脩行捷徑。原不過自了生滅。不是要人來奉我。徼福。試看西來佛書。如楞嚴心經陀羅等。何嘗有信奉此經者。便得好報等語。金剛等經。間有此等話頭。雖託言阿難結集。亦是後人附會之辭。至法華等。又是後世僧人杜撰。更爲

俚鄙。迨後佞佛者衆。踵事增華。遂以念佛邀福之事。信爲實然。卽釋氏常規。教人念佛。亦不過見人易起慾念。開此捷徑法門。有個佛字梗在心頭。要使人顧名思義。豈是念佛便求得福的。若是念佛可以求福。如今那一個不念聲佛。卽如三歲孩子。也會念聲阿彌陀佛。假使念佛的。便有福。世上都是富貴利達的人了。那些貧窮下賤的。又從何而來。卽如念經亦然。佛經上原對人說。敬天地。忠君王。孝父母。和兄弟。不貪不淫。不盜不妬。不妄殺生靈。不妄談人過。如此便能入道也。與聖門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八字之義相同。佛要人念梵書。卽要人體味書中之旨。做個善人。

豈是單靠着口中高聲朗誦。押着木魚鐘鼓。抑揚頓挫。取悅人耳的麼。若單靠念經求福。則凡做僧人的。誰不念經。怎麼還有業報。況且如今舉世這班念佛念經的人。其心猶如蛇蝎。滿腹裡是損人利己。不公道的念頭。口雖念經。心惟營利。這等何從求福。況且佛理深微。這班人何由知覺。雖常向人說我修行向善。我自然獲報。却總歸無益。那有一毫用處。曾有尊宿作偈云。堂前卽是如來佛。何必靈山見世尊。彼亦是見世人現放着父母不去孝敬。現放着兄弟不去友愛。件件在眼睛前。正經事一毫不做。反去齋僧。俟佛做這等無益之事。有何用處。此老不是自辱法門。

某寺方丈做某寺住持。大凡禪神先生作了主。誰敢不遵。便鬪動了一班俛佛邀福奸險之人。成羣作隊。執着幢幡香蓋。上門敦請。還有等會做作的僧人。假意不肯。口裡說出幾句假慈悲的話來。山鰲听到這裡。不覺鼓掌大笑道。這假慈悲話。却怎麼說見性道。那僧人便說貧僧爲厭紅塵。故此棲心禪寂。願遁跡深山。藏形僻地。何當作此魔生。與世人饒舌。衆人如何便住。自然再三請了那僧人。便道。旣承各位檀越在此。諄諄貧僧向立誓願。普度群迷。今旣遇會中人。且隨衆願。便有一班附和的小人。視爲活佛。擁之入寺。入寺之後。竟是做了一佛殿。上搭臺。上列着供

桌設獅子座繡褥錦褥。合寺僧人極其張智。袈裟樂器。炫勝增華。這僧人公然升座。念了開堂偈語。再講些勸人爲善的話。咬文嚼字和聲鍊句。鏗鏘合韻。這等偈語。豈是自已信口胡謔。總是求斯文人。夙構以聳人觀聽。蠢人意認做佛訓一般了。樞紳先生下拜。這僧人公然直受。以致鄉愚無識。都眼光閃爍。互相議論。方纔拜和尚的。是某人這般敬禮。此僧決然是成佛作祖的了。我們何不去拜他求福。因而羣然趨拜。以致僧人習不爲怪。居然自認大和尚。善知識。初先見人來拜。還有不安之念。以後來拜的多了。認做當然之事。遂後放肆之心。根究其源。總是在儒門中。

亦因見得舉世人心迷而復迷。故作是偈。以省之。譬如彼人大盜。偶救微蟻。便向人說。我是爲善的。雖屬至愚。亦所未信。山鰲點頭道。這班蠢人。且莫論他。卽如有等樞紳先生也。隨聲附和去拜那僧人。還在外面替僧人張揚引薦。這難道是無見識。還是不知大義。我不曉得他們平昔所讀何書。却做出這般鮮恥之事。見性笑道。天下滔滔。誰肯認真正道。山相公若不厭鄙俗煩絮。老僧便說這個原故。揮如做戲。這班斯文人。豈不知大義。只因他貪了小利便。屈已從人了。大凡這般世務僧人。要在寺院裡坐方丈。做住持的。不是容易便去。不知求了幾個大老。費了若干錢。

物方好進這寺門。山鰲道：這怎麼說？見性道：那班僧人要謀進一個寺院，坐方丈做住持，必定先私下到一個熟識大老家，極其諂奉餽送，求大老做個護法，求他在眾人面前引薦皈依。那大老因平昔受其牢籠，貪其餽送，便肯替那僧人出力，依他幹事。這班大老們的意見，以為在人前拜僧人，眾人只道我信心佛教，即如出去做官，見了上司，原要下跪的，我這膝子值得恁錢，就拜他一拜，有何妨礙？因此便在眾大老面前薦引某僧人，有才幹，堪為某寺住持。某僧人通禪理，堪坐某寺方丈。眾大老也都知這個法子，不過貪利起見，一唱百和，便傳單貼報，擇日請某僧坐

的人不學好，要貪小利，以致如此。若有卓識的人，不同流俗，那班愚迷無識之人，反要笑他。總之無識的一味矮人觀場，隨聲附和，所以佞佛之風日盛。一日更有等三家村裏鄙夫，往往傳說某僧有福慧，某僧有德行，若得敬禮了他，便可消除災障。此等不根之談，直欲絕倒山鰲道。獨可笑樞紳先生替僧人薦揚，殊覺無謂。凡寺院請方丈住持，係釋家之事，應聽他僧人們去作主，與我們儒者何與？況且僧人們借重這些樞紳先生，不過稱個護法，極貴至于王侯，總稱之為王臣外護，加王所謂金剛之子，釋迦但能替其護持法門，于彼所謂心傳微義，竟不能窺其底奧，彼

何其善佔地步。自待甚高。這此縉紳先生們。甘居其下。細想起來。亦何樂爲之。見性道。總因有等貪小利的。便至如此。山鰲笑道。長老深知這些情景。莫非長老也是過來人。麼。見性道。老僧正深惡此輩所爲。頗醜。豈肯自蹈其轍。老僧少年時。曾與一位老先生往還。每每向老僧談世上僧人。那一個入品。老僧便說。既曉得這些僧人不好。爲何所交的都是縉流。他道外面雖則相交。心中原多鄙薄。只爲僧人們有求于我。要我做禪偈語錄。我不過費些心思。筆墨。他自將好物相酬。我若有所需。彼等自當應命。若說吾輩中要求我何用。若說市井人家。不獨我嫌其蠢俗。卽他

見了我先遠而避之。庶幾這班僧人。堪與作緣。只因這位老先生。不是管閒事的人。所以與僧人往還。若是趨世務的。又當別論了。老僧至今想其所言。確是實話。山鰲道。這老先生與僧人作緣。在地自己說。不過是不得已。而思其次。在正人君子見了。便道他不擇所交。流于佞佛。見性道。山相公有所不知。佛氏立教。未嘗教人諂佞。亦未嘗教人違了。夫子去從他。佛不過做自己的工夫。獨有後來僧人。每每闡揚其教。反與佛氏之旨相違。釋迦生時。當中國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亦是天地間神靈之氣所鍾。見那方真是濁世。思欲脫離煩惱。行年十九。遂出家于檀特

山中至四十歲脩成大道。慕其教者如摩訶迦葉阿難僞如等皆出家爲佛弟子。佛慨世止人心迷于利欲如茫茫苦海渺無津涯。因建止觀二法爲群生祛迷剔障。作大光明圓覺。照見西域諸國中諸國人皆聞風向慕。遂移風易俗。將汚濁之地化爲禮義之鄉。故曰極樂世界。迨後至拘尸那城娑羅雙樹下。奄然圓寂。逆知後世僧人諂諛失實。有違其立教之旨。若有佛遺教經以誠後學。時年七十九歲。在世說法四十年。歿時乃中國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初。先設教不過在西域一方。直至漢明帝時夢金人飛行殿庭。始有番僧入中國。有白馬馱經之說。番僧宣揚

其教。遂甚稱佛氏之尊。甚而說及天帝。尚爲佛前執香版。依其教。此真齊東野人之說。不可听信。山鰲大笑道。此等妄談。小生亦有所聞。但不知何所由來。見性道見大藏經。番僧將經入中國。人皆不識。至唐有鳩摩羅什。頗知斯文。能通中國語。遂大闢其意。盡將已前佛書無不翻譯。方有大藏諸經。然半屬已意附會。几極其推尊釋迦之處。皆此等率意附會之辭。如言四大部洲等語。皆其胡說也。山鰲道。彼等何爲作此妄語。見性道。佛法本是直截了當。平易。迨入後世。縉流失其宗旨。便創爲幻說。以神其術。然而住往自相矛盾。更與佛法相違。比如說陰司地獄。是造孽之

人在內受苦。慘毒萬狀。却又說全在向佛祈求。可以登時消免。如此說來。地獄原是虛名。原所人生前百般作惡。只須臨死求佛。便可不入地獄。豈不說成佛是惡人。護身之符。豈不顯違佛教。又說佛法無邊。雖猛獸亦可化爲善類。何以又有惡人。特令地獄受苦。地獄果真是何規制。究竟容得若干人。此其荒誕不可究詰。至于四大部洲之說。是那漢末時佛教未盛。猶頗爲中國所輕。僧人耻之。乃倡言天下有四洲。各爲中國。乃詭立名號。爲東勝神洲。西牛賀洲。南瞻部洲。北俱蘆洲。西牛賀洲。人都善。故出佛。又見中國人。不信其說。因復倡言南瞻部洲。卽中華之地。人心刁

詐。不信佛法。故今諸佛名號。皆冠以南無兩字。有佛不入此。地此誠惑世誣民之甚者。所當深惡痛絕者也。後又有言此南無兩字。卽合掌恭敬之意。有音無字。故勉以南無字樣代之。此又係後人自解附會之辭。其實非此意也。山鰲道彼言天帝執香之說。更有何見。見性道佛教自漢以後。至于梁武。昌熾已極。道教衰微。唐初有蠢道士。杜九庭等。欲遏彼尊此。引老子西出散關。化胡爲佛之說。乃作道經。稱上古有元始天尊。老子卽其化身。眷屬便爲玉帝。卽是上天之神。以爲說到天帝。再無有大于天者。豈知伯人誕妄更甚。乃卽道家玉帝之說。而排詆之言。道家玉帝之

說其見甚淺。不知天有三十三重。玉帝乃第三十三天之最下。天其最上有大梵。天王乃統率玉帝者。大梵天王尚在佛前執香。何有于玉帝。其意實爲毀謗道教。而設言爾之所至尊。乃我之所至卑。正不知佛氏五戒。首戒打誑語。打誑語卽欺人。欺人卽自欺。自欺卽欺天。佛戒誑語卽聖人無自欺之意。旣爲佛矣。豈敢復作此等誑語。獲罪于天。實後世無知僧人所作無疑。聖人不語怪力亂神。弗爲素隱行怪。蓋一著色相。卽墮下乘。儒家說天不過說個上帝。卽已耳。豈見有言玉帝。玉皇之號。卽莊子從老子之敬亦說蒼蒼者天。原未嘗說甚玉帝。祇因後世蠢道士不知大

義妄立名色。反自羞辱其法門。仙鰲擊節嘆賞道。舉世皆屬迷途。得長老所言。方知正義。但今三教峙立。皆言儒道。道教居末。其意何在。見性道釋尚空虛。道宗清淨。其實一理。成佛的本性旣明。何必復來塵世。所以一切因緣都無牽掛。這便是佛之空虛。神仙能留形。住世飲食男女如常。却只保守性真。一歸清淨。這亦未見遜于佛氏。後世道士不知元理。乃有符錄燒煉之事。便墮落下乘。故居三教之末。山鰲道佛書曾說極樂國中。以琉璃爲瓦。碧玉爲池。寶珠纓絡蔽其體。錦繡美色供其目。思食得食。思衣得衣。却又云阿難入舍衛國。見珍寶錦繡動其心。這是怎說。見

性道這都是後世僧人。恐人不肯信佛。不入其教。乃作此等妄語。以聳動無識人心。言西方如此安樂。信則得之。便可以將來世果報。誘其貪念。但佛以虛空爲事。摩頂放踵。亦所不惜。要這等琉璃碧玉寶珠。纓絡何用。且華嚴文云。生逢中國。則固言西方之不如中華也。凡離經背道之語。皆屬誑誕。不足議論。山鰲點頭道。彼所謂琉璃碧玉珍寶。纓絡。或亦有之。蓋珠玉多出外彙。纓絡是其常飾。故撫此說。以哄愚夫愚婦耳。但今頗有無知多執。四大部洲及天帝執香之說。如所目擊。向人辨解。深可痛恨。見性道。此皆愚迷無識之人。何嘗得知至理。老僧所謂三家村裡鄙夫。

卽此類也。譬如鳴梟自愛其聲。卽此輩自信其說。猶狗向人號叫。人不知其號叫爲何。在彼類中。自解其意。卽如此等鄙夫。將不根之談。轉相傳說。在彼一類。則瞠目傾耳。以爲奇特。吾輩聞之。付之一笑而已。何暇與之爭有無是非哉。山鰲道。這般蠢人。愚迷膠固。並不曉得一毫佛理。單靠諂諛佞佛。傳說不根之談。便謂脩行邀福。我嘗見這般人。手上念珠。口裡彌陀。結交幾個會做作的僧人。時嘗在寺院裡做些佛會。便道我奉佛脩行了正。不知脩行豈是這等。譬如習舉業的單。只把聖賢姓氏早晚念誦不休。對着聖賢神位。僕僕函拜。其作文會課講讀經書的事。一槩置

之不問。便要想功名到手。勤則勤矣。其如無益。何縱勤苦。至死。功名終于無分。似這等愚蠢。單靠着念誦佛書。交結僧人。嘗做佛會。便道是信心修行。竟要求佛超度。恐即念得舌敝耳聾。拜得筋攣骨折。妄心一縷。糾纏劣性。千重障。碍。所謂修行境界。究竟迷途。焉得透露靈光。畧知生死。我不曉得這班人的修行。竟是痴人說夢。見性道所謂真修行的。人。是要不貪不淫不盜不妒。不打誑語。不傷生物。敬天地。敬鬼神。步步存公。件件爲善。寧可自損。務于益人。寧可自勞。與人方便。根本既立。然後參究禪機。鑽研佛理。再得真實有學問。明師化誨。不說那等支離影響之言。方得。

一口解脫。然後成得聲聞緣覺羅漢辟支。若像這般蠢人。單靠着外面招搖。不求實際。真是掛榜修行。有何好處。山鰲道。今世佛教大盛。這是何故。見性道。百姓愚民。易惑難。曉。誰肯回頭。到後來。僧人還要惡佞佛的。還要多出許多杜撰禪來。蠱惑群衆。今佛教大盛之故。蓋爲有等。棍紳士夫。或爲公事牽涉。遭貶斥的。或因戰陣敗北。逃出生命的。或爲欲除豪滑。力薄計疎。反遭播弄的。或因有司。不明濫用刑戮。遇抄得免的。或爲老年有累。欲求解脫的。或因讐家側目。早避波及的。或因有才不售。鬱鬱不得志的。往往投入空門。跳出生死關頭。圖個逍遙自在。有這一

班人在內把持其教焉。得不盛舉世。又道此等人高此等人。達還有等名公鉅卿。身在儒門。心存禪理。如唐時劉禹錫、蕭瑀等。宋時蘇東坡、洪覺範等。皆皈依佛教。闡揚禪理者也。況且又有那班貪小利的爲僧人。爪牙自然。佛教日盛一日。山鰲道儒門。自周程張朱而後。至今未有繼其跡者。若有一人出爲大儒。自能改易人心。不使爭趨二氏。見性道。考亭同諸弟子。人祖師堂。見諸祖師名號。謂諸弟子曰。此輩若在儒門。也可與吾輩相並。你們亦不必輕視。所以說儒門淡薄。收羅不得。山鰲不勝嘆服。腹裡轉念。我且道這僧也與覺性相彷彿。却原來大不相同。此時酒已完了。

將及二鼓。便覺有些倦意。見性道夜已深了。山樵公也須安置。便喚行童將晚飯來。山鰲道佛教不吃。午後飯謂之餓鬼食。長老却有何見。見性道老僧方纔說。凡屬離經背道之語。皆爲胡說。不可听信。六道輪迴之說。更爲誕妄。彼所謂天仙卽神仙是也。彼所謂人卽世人是也。彼所謂脩羅餓鬼卽鬼魅是也。彼所謂畜生卽牛羊犬馬是也。神仙自爲神仙。世人自爲世人。鬼魅自爲鬼魅。牛羊犬馬自爲牛羊犬馬。何勞分別名色。指爲六道。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賞善罰惡。自有上天主之。何勞設立地獄。強名輪迴。蓋人所畏者死。僧人則巧立六道輪迴等名。以聳愚夫愚婦。

之聽耳。曾有人辨輪迴之說。山相公亦有所聞否。山鰲道不知見性道。其說甚妙。有一和尚所謂善知識者。大集群衆講論輪迴之說。臺上而談。衆人莫不傾听。一人突出問云。有知識者。皆有輪迴否。和尚云。一有知識。便有輪迴。又問云。草木亦有知識否。和尚云。有佛以平等待物。昆蟲草木。總屬一理。初無成意。分別彼此。若草木無知識。何以逢春卽生。逢秋卽死。有生有死。卽其知識。是以方長不折。聖賢垂戒。其人乃云。然則佛令人吃素。正教人墮落輪迴。和尚笑云。佛戒殺生。殺生便有輪迴。吃素的。不生不滅。那有輪迴。汝言大謬。其人云。然則汝原不知輪迴之理。汝言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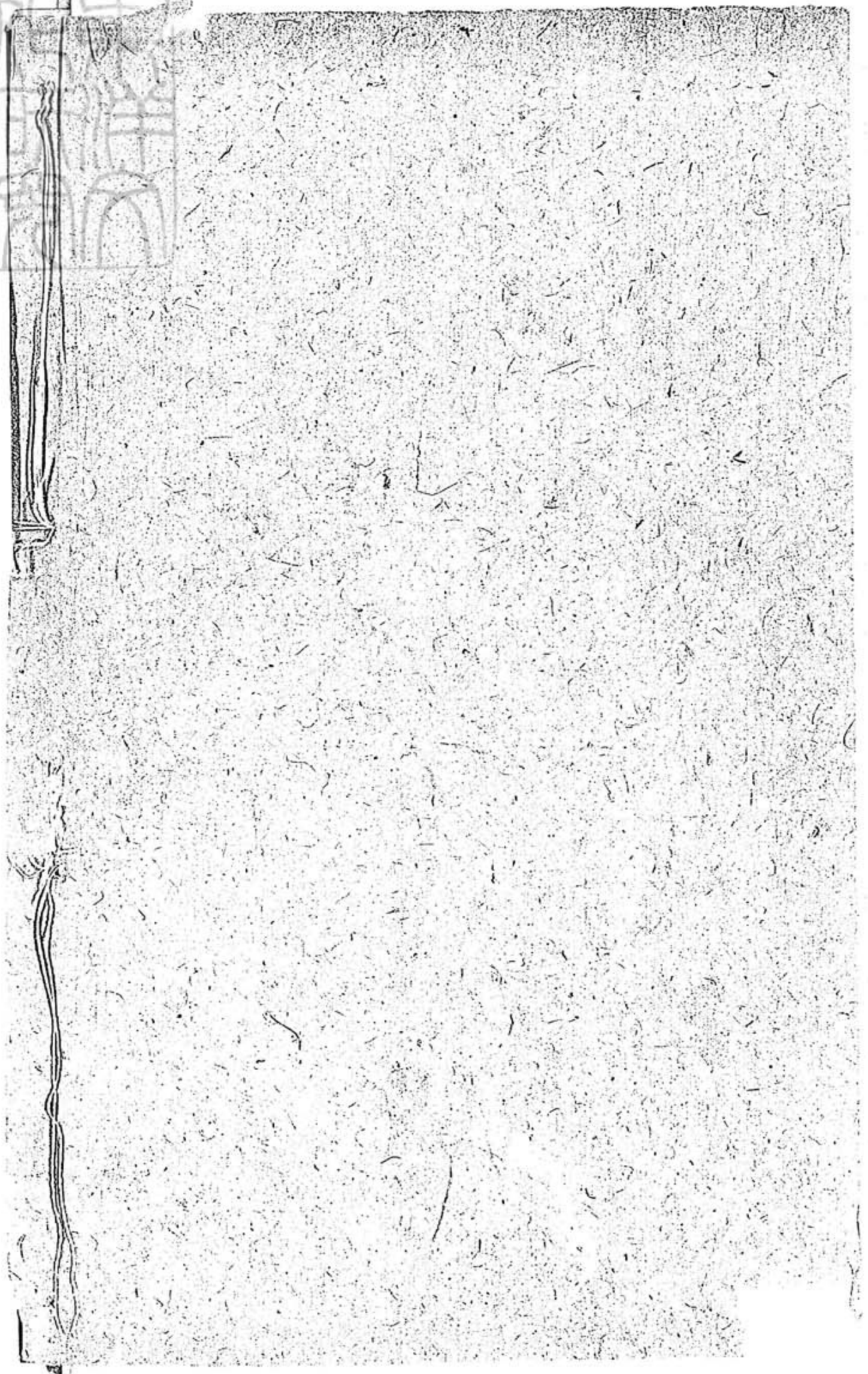
木亦有知識。吃素人自然吃菜。菜卽草木。菜自亦有知識。將菜切斷。卽刀劍之苦。將菜煮熟。卽鑊湯之苦。菜受如此之苦。自然過世。菜變而爲人。人變而爲菜。展轉輪迴之中。萬劫不得解脫矣。豈非佛令人吃素。正教人輪迴。汝自不知何言。我謬和尚啞口無言。一時群衆闐然而散。此言雖似滑稽。亦足少破輪迴之誕。山鰲大笑稱妙。不絕見性亦鼓掌大笑。行童取得晚飯來。山鰲吃過。行童道。請山相公洗澡。山鰲道。夜已深了。不必洗罷。見性道。旣已夜深。慧觀可同山相公去客房內安置。此時慧觀陪坐。許久呆呆的候着。困倦已極。已不得睡。見兩人談論到好笑時。也開口

笑。笑。並沒有一言參贊却也。原不十分曉得。心內着實焦躁。聞說安置欣然便行。行童點燈照着。見性送山鰲到卧所。然後別去。客房裡有兩張藤榻。上下鋪着。山鰲便在上。一張榻上睡下。行童把湯器都安放停當。慧觀卽與隨來的行童一牀睡了。未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天地萬物皆有情。無情則無世間一切矣。男女事皆情所爲。彼異端虛無寂滅之教。烏可同日語哉。



所
圖
書



0 1 2 3 4 5 6 7 8 9 5

雙紅堂

雙紅堂
小說
77(4)



科 2014

快心編初集

第八回

樂善村褚愚留舊主

報恩寺李績識英材

詩曰

雄材應不沒林邨

敝禍終須換錦裘

神驥空群須遠識

明珠出匣肯輕投

光浮眉宇非常物

秀挹江山豈下流

今日寺門欣一見

他年堂上謫公侯

話談山鰲在瑞光寺游玩。因天晚不及入城便同慧觀歇
下。朦朧間却見東方明亮。即起身梳洗。走進城來。到報恩

寺只見柳俊迎着說了李小姐私自過來原故。山鰲聽說不勝大喜。便忙趨帶跌趕到齋裡。果見李小姐濃妝艷裹。嬌麗非常。同那折花的女子立在庭心裡。巧石邊。山鰲一見。魄蕩神搖。不能自主。忙向前一揖道。小生涼薄庸材。何幸致小姐垂念。今蒙惠降。親炙仙容。使我形神俱化。但尊處現居密邇。何計得脫繡帟。倘邀遺貴。小生固不足言。在小姐清名。何以自慰。只見李小姐逡巡說道。賤妾蒲柳。陋質妄爲君子。所思辱賜瑤章。感深五內。第心非木石。豈屬無情。觀河陽侍巾之貌。因有標梅吉士之歌。欲侍衾裯。進身無自。竊不自揣。敢效琴心。故冒多露之行。實愧投桃之

報。止欲得歸君子。何計其他。山鰲大喜道。旣小姐屬意小生。請進裡面坐下。作速定一良計。以避追尋。便扶了李小姐的手。走到齋裡。纔坐得定。忽然間外面一片聲響。喊叫捉拿拐逃賊。山鰲听了。嚇得魂不附體。急把李小姐抱到牀上。躲在帳幔裡。那侍兒也閃在牀後。身還未定。只見一班如狼似虎的人。搶到牀前。搗開帳幔。齊叫道。在這裡了。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又有許多婦女。擁着李小姐出去。山鰲這時也顧不得是禍是福。便奮身向前。要趕來搶奪。却被人一推翻。跟斗跌倒在地。驚醒轉來。却是南柯一夢。但見殘月照窓。禪燈明滅而已。少焉東方發亮。寺裡鳴鐘。因

思夢中所遇如在目前。積想神馳。形之夢寐。不勝惆悵。半晌間。天色大明。慧觀與行童一齊起身。山鰲也隨起來。行童取湯來淨了面。山鰲謂慧觀道。我要結髮。寺中自無梳具。昨日竟忘了。該應叫小廝隨了帶來。今却如何是好。慧觀道。有未經披剃的行童。都有梳具。便叫行童去取。山鰲想來與夢中所說相符。不覺驚異。梳洗過。穿好衣服。只見見性走來道。山相公一夜穩睡。麼山鰲笑道。禪房清淨。妄想俱消。有什麼不穩。見性便留到方丈。裡用了早膳。山鰲便欲辭別。見性道。山相公雖然急欲人。亟且吃了飯去。便分付行童先另做飯。山鰲又同慧觀在各處走了一回。吃

過飯。纔得傍午。卽謝別見性。行童已將馬備好。牽在山門下。見性道。尚山相公未卽進京。可再到小巷來。開話。山鰲道。昨承長老清誨。使小生頓開茅塞。自當再來請教。見性送出山門。作別。山鰲卽同慧觀上馬。行童隨着慢慢行來。未及一半路程。只見前面男女亂竄。四散奔跑。山鰲甚是錯愕。顧謂慧觀道。你看人民逃竄。却是何故。慧觀亦駭然驚異。乃立馬道旁。等那駭人來問個消息。但見這些男婦。倉皇叫喊。急走忙趨。衝起塵埃。漲天。慧觀的馬先驚亂跳起來。漏韁奔逸。山鰲的馬也站立不定。控御不來。心慌意擾。只見人叢中一個大漢。指着山鰲道。兀那相公。還不快

走如今土賊圍城。四下裡來打糧了。說罷如飛奔去。隨後又是一隊男女哭的哭叫的叫。洶湧而至。勢如鼎沸。馬見人勢擠來。一發驚駭不定。山蒼心上就像小鹿見七上八落的亂撞。回頭不見了慧觀。行童也不知去向。急得心頭火起。任馬奔馳向東北上一溜烟的跑了。也不顧地下高低。崗坡濠塹。看看約跑了二十餘里。那些逃竄的百姓也沒有了馬力也跑得乏了。乃勒住了馬。心上轉念方纔同慧觀一路行來。怎麼霎時便不見。難道所了那漢子說話。他竟撇了我自去。還是人勢湧來。烟塵掛亂。不辨東西。馬驚走了麼。又一想。還該依原路轉到瑞光寺去。如今到道

所在不知是什麼地方。要往瑞光寺。却又不記得路徑。又恐路上遇着了打糧的賊兵。却不是要又一轉念。方纔那漢說土賊圍城。該應趕上去問他一個備細。怎就一時沒主意。竟是跑了。可也知那漢說話未實。又想眼見人民四散亂竄。一定是避兵形景。但不知是何處土賊。霎時竄發。左思右想。孑然一身。甚覺孤恹。又一想道。如今日色漸下。只在此徬徨。也不濟事。不如到一個村落人家借宿一宵。且待明日打探實信。何如。再作區處。因勒馬走上高坡。憑高一望。遠遠望見西北上一村人家。却也稠密。便迤邐行來。走入村中。下了馬。牽着走向一家簷下。有一個老人在

快心錄
那裡吃東西。山鰲意欲上前去說個借宿原故。却是從來不曾向人啟齒。慣沒有這副面皮。真箇是

足欲進而趑趄

口欲言而鼻喘

向日風流公子

今朝顛顛征夫

山鰲半進半却的正在那裡躊躇。却見那老人家放了碗筋立起身來迎着問道。你是做什麼的。在此何幹。山鰲道。我是南直揚州人。作寓在城裡報恩寺。昨日往法華山鰲瑞光寺去宿了一晚。今日進城。半路上遇見許多逃竄的百姓。說是有土賊圍城。四下裡來打糧。因此逃避。我因而也跑到這裡。見天色晚了。欲借貴宅上權宿一宵。不識老丈

可肯容納。否。老人錯愕道。今日有土賊圍城。小相公是因逃避至此。只是要借宿。老漢家裡不便。老漢住得一間房子。地方窄狹。也沒有牀被。小相公又有頭口。那裡安頓得。下請到別家裡去罷。山鰲見他不肯留宿。沒意思。再說轉身牽着馬就走。只見村坊裡人看見那老人與山鰲講了一會話。一齊圍攏來向那老人詢問。那老人便把山鰲的話向眾人述了。始末。山鰲腹裡轉念。或者眾人中有行方便的可留我宿。也不可知。便立住了脚。聽那老人述完了。話只見眾人但詫怪土賊圍城。說到借宿都不來招架。山鰲看了。這般光景。暗暗嘆口氣。想道。我怎遭着這般顛沛。

在家遇了孟明陷害。出外又受此風波。這時候柳俊自然
曉得土賊圍城。不知怎麼樣的焦躁。但他也只料我還在
瑞光寺住下。那裡曉得我却受這般苦况。想到此處。便一
陣陣的心酸起來。又想到此不濟事。且老着面皮。再到前
面去。向人家借宿。終不然住在露天。不成。正欲動身。只見
一人叫住道。小相公。你講土賊圍城。却是真是假。山鰲道
我是從瑞光寺來到半路。只見許多人逃竄。我見了吃驚。
正要問他們的原故。內中却有一人指着我說。今早有土
賊竊發。圍了城池。四下裡來打糧了。你還不快些避去。我
因此跑到這裡。欲于貴地借宿一宵。方纔這位老人家說

不便。我且再向前面去。只見那人笑道。瑞光寺離此也只
有得三十多里。何不還轉去。却在此處借宿。山鰲道。因轉
去不認得路。故到這裡來。那人笑道。你也是個獸子。那有
走過的路不認得的。山鰲听得說他獸子好生氣惱。也不
做聲。牽着馬往前走。心下尋思。方纔這人甚是可惡。出言
無狀。我若與他較量。他們人多勢盛。自然不肯讓我。原來
出外的這般苦難。如今天色只管晚了。若不得投宿去處。
一夜如何得過。且腹裡漸有餓意。心子裡只管焦躁起來。
看看走到村子盡頭。四面一望。都是些樹木山崗。不見什
麼人家村落。眼見得出了這個村子。却無投宿。只得又走

轉來。心子裡一發氣苦得不好過。走不上幾步。却見一家簷下。走出一個老人家來。華髮童顏。滿面都是壽紋。走向柳陰邊。立着山鰲。膜裡道。看這老人家。面貌像似一個忠厚有餘的。且上前去借宿。看是如何。便帶馬走近柳樹邊。來只見那老人先看着山鰲。漸漸走近面前。山鰲正欲開言。只見那老人撲翻身拜倒在地。叫道。相公從何到此。爲恁的獨自一個。山鰲見了。驚怪一時。摸不着頭腦。也急忙還禮。那老人早已拜罷。起身見山鰲也拜下去。一把揜起道。相公難道忘記了麼。這個小人怎敢。山鰲一發記不起。老人道。相公是姓凌。小人叫做褚愚。難道相公真個忘記

了。山鰲愕然道。你是褚愚。還沉吟不語。褚愚道。小人是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前年老爺在紹興作郡。小人爲一件盜案牽涉。蒙老爺超豁。又在衙中服侍一年。難道相公果然忘了。山鰲方省悟。大喜道。相別多年。形容非昔。若非你說明。我真個忘了。却緣何住在此處。褚愚道。請相公到家裡坐下。慢慢的講。看官記着。凌駕山此處被褚愚提破。以後便叙凌駕山了。當下褚愚便替駕山牽了馬。駕山走進屋裡。轉到一個起坐下。却也精潔。委曲。褚愚拴馬在廊柱上。忙進起坐來。掇一副座頭向外放下。扶駕山下坐了。納頭便拜。駕山慌忙挽起道。爲何這般多禮。褚愚道。請相公坐

下待小人去安放了馬匹。拿茶來吃。便將馬牽進去。移時托一盞茶來。駕山接了茶。褚愚立在旁邊說話。駕山道。你怎麼不坐了講。褚愚道。相公在上。小人怎敢。駕山道。前年老爺在你處做官。與你們有個尊卑。今日又不做官了。況且我與你沒有統屬。何必過于謙遜。快請坐了。褚愚道。小人曾在衙中服侍過老爺相公。今日怎敢放肆。駕山也立起身道。這個算得什麼。那是你的意思。又不是我們叫你如此。你若不坐。難道也叫我立了不成。褚愚見說。便掇一副座頭在側坐下道。蒙相公抬舉。竟依相公尊命。駕山吃罷茶。褚愚接過放了。駕山道。你原居浙省。如今爲何移至此地。

此地。褚愚道。小人向有一個親戚叫做姚茂功。曾做此地哨官。那年小人爲盜案牽涉。蒙老爺超豁。後來老爺同相公離任往北。恨不曾遠送。至今心猶歉然。到明年我在省中。取絲却好遇見了姚茂功。原來他上年調補蘇州衛。做了運糧衛官。其年是他點了浙江杭州漕船。因而與他相會。問起他的官職。他道。這運漕是有定格的。再得一年。便要謀做青州府千戶。他也問我向來家事。小人便把上年監情。被害多蒙本府凌老爺超豁的根由。細說姚茂功也。着實感仰。彼時我也不願住在紹興。一來無親戚倚靠。二來隣里中沒有好人意。欲移居別處。便把這實情向姚茂

功說姚茂功道你既然要移住別處何不隨我到兗州居住那邊人都直爽又沒有繁重差徭況且有我在那裡自無人敢來欺侮你。我歸家想一想果是好機會。原沒有恁田地牽掛。不過是幾間身下住的房子。因而賤價賣了。收拾些家伙。同着妻子到省中。就在他糧船上住下。等他充完了糧。開船進京。過揚州日。正遇着順風船上不肯停泊。打掣兒走了。因此不曾到府上叩見。直到此地。上哩。這一所房子原是姚茂功的。就與小人一家兒存扎。姚茂功另有一所庄院。如今叫做姚家庄。他自移去住了。小人到這裡過了幾個年頭。見這邊人作事果然直爽。不比我那邊

浙人多詐。隣里村坊間甚是和睦。各家門戶總不來多管閒事。竟着實可以住得。駕山道原來有這個原故。所以你住在此處。如今你家裡如何做些什麼生理。褚愚道。初到這邊也做些買賣。却不甚賺錢。又因地方遼闊。動不動一千五百里路程。走下便是十日半月。因這般歇了。如今在。家裡種田。却甚有利息。仰托相公福庇。家裡儘可過活。駕山道。你年老了。那裡種得出地。兒子有多大年紀了。褚愚道。近來有兩個。家裡人種田。總是他們下手。有兩個兒子。年紀都小。大的送在書館裡讀書。這時候想也放學回來。來日早晨。小人喚妻子孩兒們出來拜見相公。駕山道不

必我與你在紹興。不過是暫相依傍。原沒有家人主僕之分。今後你不必自稱小人。到叫我听了不安。褚愚道。只是在相公面前不敢稱說別的。駕山道。你我極是通稱。有什麼不好。褚愚道。相公分付了。自當從命。只見小厮托出酒菜來。褚愚接了。擺在桌子上。道。方纔講話忙了。竟不曾先拏些點心東西來與相公吃。只怕飢餓了。可要拏些來。駕山道。已前倒有些餓意。因見了你心下喜歡。反不覺着餓。如今現有酒菜吃了。不消又拏點心。褚愚便移一坐。在上是。凌駕山坐。褚愚在側邊相陪。滿斟一杯酒。遞與駕山道。道是家裡做的大米子酒。依着南邊的法兒做的。不知可

中相公吃。駕山道。酒味甚好。褚愚道。方纔承相。願問我沒有動問。相公與老爺起居。如今老爺還是在家。還是高陞何處。相公今日却爲何獨行至此。方纔見相公面上似有憂鬱之色。不知因何事。敢乞明示。駕山愀然道。老爺與你那年別後。到蘇州府。感了時症。便去世了。褚愚不勝驚嘆。便簌簌的弔下淚來。駕山亦悽然傷感。乃將丁孟明暗害。虧了柳俊報信。更名改姓。欲進京投年伯薛主事。納監。因至此處。爲鞍馬勞頓。寓在報恩寺中。昨日往瑞光寺歇宿。今日入城。遇見逃竄的百姓。說有土賊圍城。四下打糧。人勢洶湧。擠散同伴。因而放馬跑來。遇見的始末。略述一

遍褚愚听了丁孟明設計謀害不勝髮指。听到柳俊棄暗投明不勝贊美。後听到土賊圍城不勝驚愕。道士賊怎又這等猖獗。上年也曾有山賊作亂。被官軍殺絕。如今又不知是那裏來的。多分是活厭了自來送命。徒然擾害地方。乃道我在家正念及相公與老爺。要到揚州府來。却再沒有工夫。也沒有巧便。今得相公到此。真個出于意外。這丁孟明的暗算與土賊竊發。倒是使我會見相公的機緣。凌駕山道。這土賊圍了城池。不知幾時。總退柳俊在城裡不知怎麼樣的焦躁。褚愚道相公放寬心。這賊人不過暫時肆橫。不久自滅的。只是相公在此家常茶飯。心下不安。待

賊退了進城。料柳俊也只在寺裡。如今焦他無益。駕山想來也是有理。乃道若是土賊未即退去。便在你家坐擾。我心子裡却過意不去。你怎反說不安。褚愚道阿呀。相公怎說這話。老爺當初救我一家。見性命今日留相公。不過吃得幾餐飯兒。不能補報萬一。我心子下真個不安。相公倒是這般反說。駕山道方纔到這村坊上。見天色晚了。欲向瑞光寺轉去。却又不認得路徑。指望向人家借宿。到明日再作區處。便向那西邊一家人家。有一個老人在那廂吃東西。我向他說了原故。他回說不便。我也即走開。却有一班人來問我。我也述了一遍。內中有一個不知事的說道。

你既從瑞光寺來。何不還轉去瑞光寺。離此不遠。怎麼不認得原路。我正心子下焦躁。听他這般悶話。好不惱人。我又不是本處人。那裡認得出路的人。失了寓處。那裡不去借個宿來。這人便取笑奚落我。豈不懊惱。褚愚道。相公休惱。這裡一個村子叫做樂善村。村上人家約有五六十戶。一個個都是好人。那個老人家裡或者窄狹。留不下人。相公若再問別人借宿。自有人肯留的。想因相公從來不曾與人高低慣。見一次說不來。便不再啟齒了。這些人也再不肯多事。自來招架。北邊人是這等性子。又因北方剛勁。說話慣是直率。不會委婉。信口推出便罷。故此不知輕重。

駕山笑道。原來如此。吃了好一會酒。天色已將夜了。只見門外走進一個學生子。手裡捧着一個書包。褚愚道。相公這便是我大兒子虎生。駕山笑臉相迎道。好好一個令郎。褚愚乃對兒子道。放了書來。拜見相公。那小廝便放書在桌子上。向駕山便拜。駕山慌忙出位。換住褚愚道。既然相公不許待他作揖罷。那小廝向上端端正正作了四個揖。駕山在上首還了禮。褚愚道。虎生你進去。叫小廝們掌燈。來帶一副杯筯。你也來陪着相公吃酒。虎生答應。取了書包進去。駕山與褚愚依舊坐下。移時小廝掌了燈。拿一副杯筯。虎生一同出來。褚愚便叫在自已下首坐了。駕山舉

目細看。但見這虎生。約有十二三歲年紀。生得甚是清秀。粉白的面。硃紅的嘴。輕輕兩道眉。亮亮一雙眼。腦後挽一個髻兒。四邊垂一圍短髮。穿一件紫紗襖兒。駕山看了。心生歡喜。便問道。你今年幾歲了。虎生道。十二歲了。駕山道。你名字叫什麼。虎生道。叫褚定遠。駕山道。讀什麼書。虎生道。讀古文。駕山見他對答爽利。說話清伶。聲音圓活。心上好生愛他。因笑問道。你可認得我虎生道。不認得。便扯着褚愚袖子。悄悄的問褚愚道。我見這位。便是我時嘗說的恩人凌相公了。虎生亦似會意。駕山腹裡轉念。如此看來。褚愚真是個不忘恩的好人。乃道。你阿郎這般相貌。後來

決定成器。你該認真叫他讀書。纔是褚愚道。若得如相公說話。豈不是好。但我看他也。還是有些穎悟的。一學堂中。也有好幾個學生。內中却要算我的兒子出類。前日往外家庄去。有一個算命的。在他家算我的兒子。叫說有個小前程。適纔相公說來。倘得如此。真是天地祖宗保佑。感報不盡的了。凌駕山道。你只依我說話。請一個好先生。教他決定成器的。從來說相貌不虧人。自然不差。褚愚道。向日姚茂功。也是這般說。如今却没有個好先生。駕山道。姚令親而今還在青州做官。褚愚道。說也可憐。自那年解糧進京。在部裡謀定了青州千戶。歸來正欲上任。不料為癆症

死了他從行伍出身。做到這田地。也算虧他。却不能任上去風光。相公這豈不是命。駕山道。他有兒子麼。褚愚道。有一個兒子。叫做姚勝期。二十餘歲了。現在府中頂一名馬戰。却喜他弓馬熟嫻。官府面前也討得個好。駕山此時酒也夠了。褚愚便叫取飯。吃過晚飯。洗了澡。褚愚便在耳房裡。支架兩個牀鋪。將一副好鋪蓋。與駕山睡。自己也來陪宿。當下駕山安歇。一夜無話。到次日起身梳洗。過吃了朝飯。褚愚要令妻子出來拜見。駕山再三回阻。方纔罷了。褚愚陪着駕山門外看山。只見村裡紛紛傳談。土賊圍了城。昨日四下裡打糧。搶了。近便好幾處。村庄做買賣的。都不

敢走。駕山乃問褚愚道。土賊四下打糧。你們這村裡也該遠避。褚愚道。這個不妨。大凡賊兵打糧。只離城一二十里。便轉若破了城。得了地方。然後敢到遠處。村庄剽掠。一來恐城裡兵馬衝出。一時便救應不來。二來恐乏了人馬氣力。不便廝殺。這村離城有三十餘里。賊兵決不遠來的。駕山點頭道。原來有這個原故。所以你這村裡人。俱不見十分驚皇。但是萬一破了城池。賊兵四下遠出。那就不妙了。褚愚道。這村裡有五六十家。不時有人往外打探。若一破了城。我們便帶了細軟。躲往前面山裡去。再不妨事的。停刻我少不得叫家裡人去。往姚家庄問姚勝期。在家不在。

家到那裡一問便畧知。這些土賊消息了。駕山道有理當下閒步一回。吃過午飯。將下午時候。駕山同着褚愚正坐在起坐下閒話。只見褚家家人往姚家庄打探回來。褚愚問道。姚大爺在家不在家。家人道。姚大爺在城裡該操不。在家裡。那裡人都傳說這土賊原是海裡邊的強盜。不下一千多人。要在本府借糧。褚愚向駕山道。相公。這是我家人。周貴有一身奢遮本事。作事也甚能幹。駕山道。好一個漢子。褚愚叫過來磕了頭。自後駕山在褚家住。下心裡憶念着柳俊。又憶着李小姐。幸喜所答詞箋帶在身畔。時嘗悄悄地取出來念一遍。就像對了李小姐。光景畧覺解些愁。

煩又憶念着石珮珩。這時不知可曾回家。若回家不要涉在是非之內。卽如無事。不知可跟尋到京裡來。卽如跟尋進京。遇這土賊阻路。不知作何行止。又憶着家裡不知怎麼樣了。魏義不知作何算計。對付這丁孟明。想來自然受刑受禁。不知性命如何。日日只管盤桓。眉頭不展。褚愚問知是爲着家中事體。又憶念着結義的石珮珩與小厮柳俊也。下牢實勸慰。駕山終是不能釋懷。閣過一邊。且說柳俊在報恩寺。那日駕山往瑞光寺去。柳俊道。相公。須早些回來。駕山把頭點點。那知到晚上不見歸來。便鎖了角門。到山門下等候。看看天色只管黑了。還不見到。心下盤桓。

不定想立在此不濟事。且去收拾了晚飯。恐怕接脚回來。走過法堂。只見覺性也從外走進。便問道。你家相公回來。了你怎麼這時候獨自在此。柳俊道。我家相公同你家小師父去的。若我家相公回來。你家小師父也回家了。覺性笑說道。我從外遛繞回。却不知道。柳俊道。便是這時候還不見歸來。不知何故。覺性道。貧僧師兄極好文墨。看見你家相公這般斯文俊雅。或者扳前一宿。細講講。見也不可。知有我小徒。陪了料。不妨事。柳俊道。這時候不見來。方纔師太所料。只怕多分是宿的了。兩人一頭說。一頭走。已到轉灣分路處。柳俊目開了角門進來。收拾了晚飯。盪盪了酒。點起燈來。只听得寺裡打動黃昏鐘。心下一想。這時候城門一定閉了。又守了一回。吃過晚飯。又吃了些酒。只听得寺裡打更。料想城門閉已久。且睡了一夜。明日上午。吃了飯。一路問到瑞光寺去。打算已定。便上牀睡到明朝。起身梳洗。就收拾飯吃。吃完備好了馬。正欲出角門。只見覺性慌慌張張的走進。見柳俊牽了馬。似有遠行之狀。急道。管家你這時候要往那裡去。柳俊道。我家相公昨日沒有回來。我今日到瑞光寺看相公去。正要來與師太說。知覺性道。你休想出城。柳俊驚怪道。却為甚麼。覺性道。你還沒有知道。夜裡不知何處土賊竊發。圍了城池。官府差

兵馬四門把守。你還要到那裡去。我黑早便得知這個消息。所以來對你說。柳俊听了。不勝驚駭道。這怎了也。我相公不知怎麼樣的。他得知這個消息。好不愁煩。這却怎了也。覺性道。管家你放心。你家相公知得這個消息。自然還在瑞光寺住下。況且有小徒作伴。可以散心。你不須焦躁。柳俊心下尋思。如今賊兵圍住了。眼見不能飛出一時。焦躁果然無益。乃道。只是我相公在彼。有誰人服侍他。叫他早晚間。那得順便。但不知這賊兵。可是易退的。覺性道。這個不妨。上年亦曾有土賊圍城。官兵出去。一陣廝殺。立即勦滅了。因這一番後。官府都嚴警起來。將兵馬不時操

練。又添設了若干民兵。料這番土賊。也是易于勦滅的。柳俊道。這那裡一槩論得。賊有眾寡。不同。勢有強弱。各異。或者而今的難退。也不可知。但是既有這般意外之處。只索守去。覺性自別去了。柳俊依舊把馬牽進。卸了鞍轡。鎖上了角門。到街市上探听。出了寺街。果見家家閉戶。三五成群的私相議論。柳俊听了。數處都是說土賊的事。走近甕城脚下。早見兵馬紛紜。城上有個官兒坐下。不便上前。即走回寺裡來。到大殿旁。只見一個白鬚老者。似鄉官模樣。穿着便服。前走後面。隨着四五个管家。內中一個却是前日去拜李按察出來回話的。心上轉念。此老必就是李按

察了。便立過一邊。只見那老者把柳俊看了。又看似乎要問話的光景。柳俊見那老者看得勤。便從斜裡過去。你道這老者是誰。原來果然是按察司李績。是時病已全愈。然尚未曾會客。正欲打點行裝。擇日起身。這日絕早。忽見王忠到樓下報事。傳上話來。說覺性絕早在外探聞得夜裡忽有土賊竊發。圍了城池。特來報知。李績此時尚睡未起。麗娟纔得起身。父女二人一聞此信。大驚不小。李績少停一會。也便起來梳洗。吃了早飯。家人等紛紛在外打听了。守城嚴警消息。陸續來報。李績心下商量。此是意外之事。要我一人急躁無益。且去問問覺性。看是如何。我病中承

他頻來候問。也去回看了他。因而便到方丈裡來。正從大殿旁走入。却遇着了柳俊。在彼原來李績善于風鑑。一見柳俊相貌出群。心下轉念。定是一個未遇時的豪傑。又見他服色不類上人。心下猜疑。故看了又看。一頭尋思。早到方丈門首。覺性慌忙出迎。接進裡面坐下。問候過茶罷。李績謝了。連日候安之情。乃道。如今土賊竊發。老夫着實吃驚。不知將來作何局面。覺性道。敝地山野荒僻。人民強悍。不時有盜賊竊發。剽掠鄉村。上年已曾有山賊圍城借糧。彼時有位叅戎王公。是個行伍出身。却勇而有謀。領兵出城廝殺。便得一總勦滅了。李績道。原來上年已有此事。山

賊敢于圍城。其勢必有所恃。王叅戎能勦滅醜類。其功也不小了。覺性道。正是王公建了這番大功。撫按各位老爺。出疏具題朝廷。便將王公陞擢地方兵民攀轅不舍。在撫按處俱具呈懇留意。欲帶銜久領此地。無奈已是陞授總兵鎮守兩廣。撫按也不便違抗朝廷。題留在此。離任之日。同城許多官員。以及搢紳衿士。有好幾處設席祖餞。兵民香花導從。極其榮盛。敝地因這山賊一番擾亂。後文武各官也俱嚴警添設民兵。不時操練。想這番土賊也是不難勦滅的。李績道。如今叅戎是許景升了。覺性道。正是王公陞遷之後。便是許公來的。李績道。前日老夫初寓寶刹在

一位敝同年家曾見了這許叅戎。便承他先來賜顧。又承他見招。看他言語舉止間。也還確實。想在地地方自然是不多事的。覺性致恭道。這位許公最是忠厚。護信貧僧。亦曾會過。蒙他款接。極算相愛。他在地方毫不多事。兵民甚是相安。李老爺說確實兩字。最切最當。老爺識鑒過人品。題並無差謬。李績笑說道。正有一事要問和尚。寶刹留寓往來目下。却有幾處覺性道。近日止有老爺與南直揚州山相公兩個寓處。李績沉吟道。南直揚州山相公。老夫耳中却像在那裡。聽過覺性道。老爺難道忘了。前日有位小相公來寓敝寺。是南直揚州人。姓山字壽徵。令尊曾任紹興

大守貧僧見他英氣不凡斯文俊雅因道及李老爺在此山相公說是與李老爺有年誼欣然趨謁不意適逢老爺貴體欠安不曾面晤山相公快快以不遇爲歉李績道正是老夫賦性迂踈早便忘了前日失于臨履致獲採薪承山兄枉顧未及回看今便同和尚一行何如覺性道不在寓中李績愕然道何往覺性道昨日同小徒到法華山瑞光寺去便沒有回來今卒然遇這土賊圍城一定在瑞光寺住下了李績道原來如此想是老夫緣薄不得相識方纔從大殿旁走來却見一個少年約有二十來歲相貌甚是不凡服飾又同卑賤獨自一人似有躊躇不遂之狀老

夫想來一定是留寓寶刹的今日賊兵圍城料沒有閒人在此隨喜但不知此人是誰所以問和尚寶刹有幾個寓處覺性接口道老爺這般說來此少年非別卽是那山相公的小管家了李績矍然道原來就是山兄的家人但是奴僕輩中怎麼有這般英俊山兄留寓寶刹主僕共有幾人覺性道只有一主一僕李績道他主人往瑞光寺中去這家人何以便不同行覺性道那瑞光寺方丈和尚卽係貧僧師兄頗知文墨山相公去有小徒奉告原擬一去卽歸故此他管家便沒有同去李績因回顧家人們道前日那山相公來投帖的可是適纔看見那個後生正忠上前

道方纔老爺在大殿旁看見那個後生正是前日隨那山相公賚帖來的李績低頭沉吟一回。覺性道：「李老爺爲何問及那山相公管家莫不是有恁話要分付？」李績點頭道：「老夫有話要問他。」因叫王忠道：「你去喚他來須好好的說。」說是我家老爺有一句話要動問。王忠答應轉身。覺性道：「料他也不遠去。」想只在寺門前後。王叔你可先到他寓所。瞧一瞧看他在也不在。王忠答應自去。李績沉吟道：「他與老夫有年誼。是南直揚州人。他先尊又曾做浙江紹興太守。一會兒念了兩遍。覺性道：「莫不是這山相公與李老爺沒有恁年誼麼？」李績道：「同年錄上有是有一個姓山的。」

夫却忘了他籍貫官職。且待他管家來問他。便知端的。覺性道：「李老爺看那山相公管家在何處見得他是英俊？」李績道：「老夫頗知相法。方纔見那後生廣額豐頤。眉清目朗。精神完足。有一種英氣照人。是以知他是一個未發跡的英俊。將來決不久居人下。」覺性道：「誠如李老爺所言。貧僧看來。僮僕輩中這般相貌的。却不多見。老爺聖哲知人。自然不差。他的主人神光精彩。更好數倍。可惜目下却不在。」此李績道。總是老夫緣薄。不得相晤。時髦正議論間。只見王忠來回話道：「山相公的管家正在寓處見小人。說老爺有話要詢問他。即便隨了來。現在門外伺候。」李績道：「着他

進來。王忠走出招了一聲。只見柳俊走進方丈。李績不覺立起身來道。你就是山相公的管家。我今幸得識認。柳俊道。李老爺坐了。柳俊磕頭。便要跪將下去。李績叫王忠攙住。柳俊被王忠攙定。不得拜下。李績道。我與你同是過客。不須行此禮。便坐下了。柳俊道。李老爺呼喚。柳俊來有恁話。分付。李績道。前日你家相公來看我。因在病中。沒有會見。多多得罪。方纔正要答拜。問這裡和尚。說是往瑞光寺去了。未回。又聽說管家在此。故喚你來相謝。柳俊道。多蒙李老爺垂愛。家相公緣薄。不得拜識。目下又遇了土賊圍城。未知何日退去。那時纔得進城。面拜。李績道士賊烏合

不久自敗。這且不必論他。但是你家老爺在家。你相公遠出。却爲何事。柳俊道家老爺已亡。過有年家相公。因游學京師。故從此地經過。李績把頭點點。乃道。你家相公是姓山。却與我有年誼麼。柳俊道。前日名帖上。李老爺自己見過了。年誼是向聞家相公說來。柳俊不知。李績笑對覺性道。老夫失言。被柳管家所笑。覺性慌忙打一恭道。這個柳管家怎敢。李績道。你家老爺存日。做什麼官。柳俊道。官至浙江紹興府太守。李績道。是那年到任的。柳俊道。是某年。李績低頭一想。那年我正在福建做官。與浙省相近。見摺紳錄上。並沒有姓山的做紹興太守。這人說話好生奇怪。

其中必有原故。便問道：我曾在福建十年，與浙省相近，從來見吏部選單，以及摺紳錄上，浙省做官的儘有姓山的。說姓山的做紹興太守，又是在某年到任的。這却從未見來。你是這般瞞我，其中必有原故。我若不問，也便罷了。我既然問起，自要一個明白。你須對我實講。柳俊見李績細細盤問，雖則前日寫帖時已先料過，然也未免吃驚。又不敢不答還他。因道：小人怎敢瞞李老爺。其中果有原故。李績道：你就說也。何妨？柳俊逡巡不語。李績會意，便起身別了。覺性帶着柳俊一同回到寓所來。只因這李績叫了柳俊問話，有分教：良驥不教終伏櫪，一逢伯樂便空羣。未知

柳俊如何回答，且听下回分解。

八在窮途進退維谷，無知鄉人箕踞樹下，藐視不理。當在家坐華屋下，奴僕林立，頓指氣使時，不復知有此等苦况。一旦遭值，莫知所為，但覺酸淚滾滾向腮邊下矣。

柳俊遇李績幸也。李績不得作巡撫，則將何所止？放柳俊耶。故天下事總屬不可知者。

慨對天。下事。感風。不同。此。語。

慨對天。下事。感風。不同。此。語。不。矣。

批。字。告。災。一。且。數。前。莫。晚。世。為。世。覺。新。氣。新。氣。回。氣。當。亦。宋。坐。華。氣。不。成。對。林。立。世。世。餘。對。世。不。財。晚。家。八。五。氣。世。世。世。世。谷。無。晚。晚。入。其。世。世。不。遠。願。不。能。

快心編初集卷之五

快心編初集卷之五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第九回

鼠竊賊一朝得志

烏合眾三路興兵

詞曰

問他博具起何朝。怪殺那烏曹。幻將五木分盧雉。傳流處昏且譁。不顧陶公痛詆。却稱劉毅雄豪。自然家業漸蕭條。凍餒日嗷嗷。偷生覓個萑苻。澤呼同類竊弄戈刀。震動王師鐵滅。不教小醜潛。